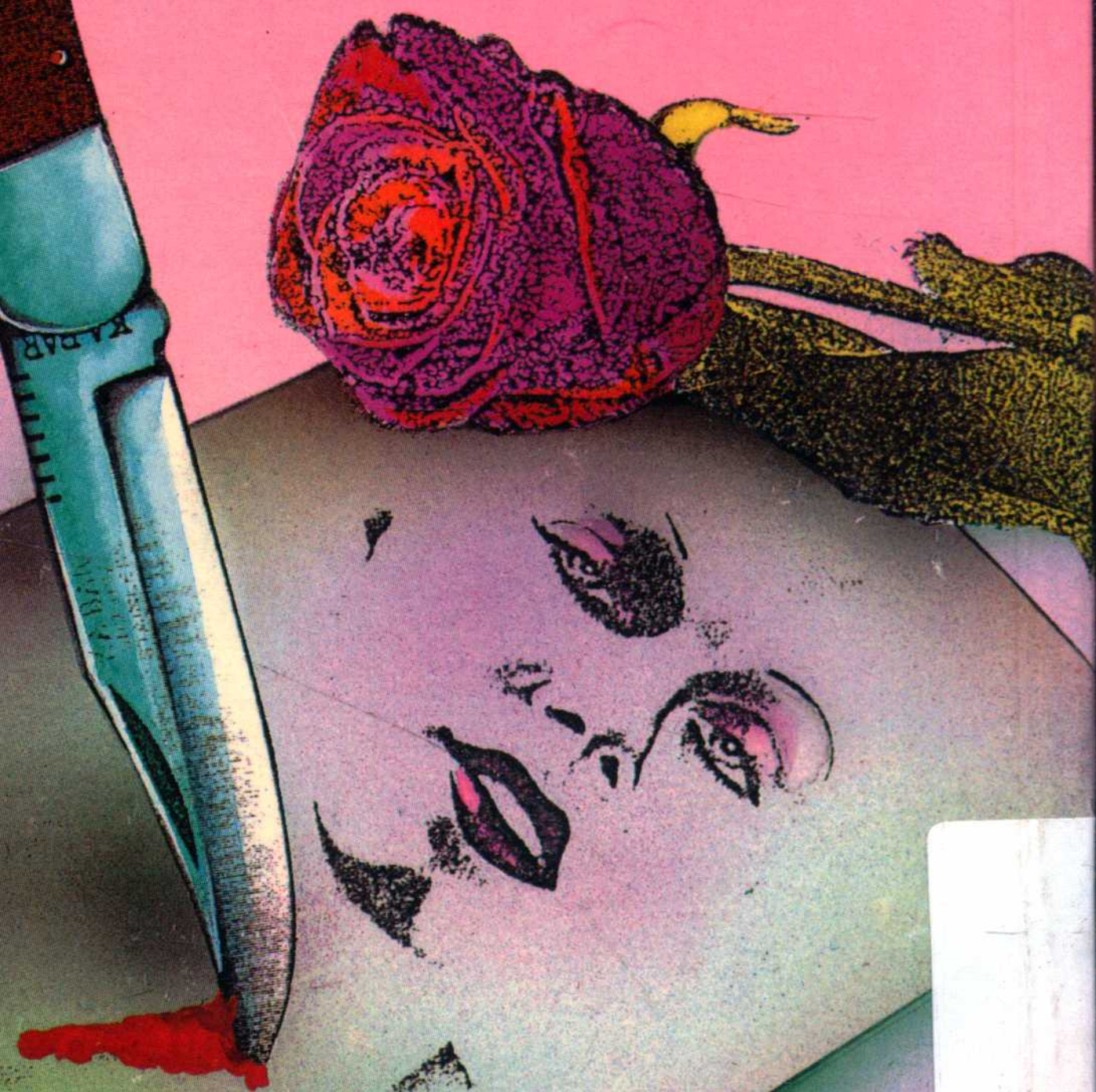


刀尖之愛

余過著



第二

刀尖之愛

余過著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博益

書名：刀尖之愛

作者：余過

主編：李國威

助理編輯：梁嘉麒

封面設計：陳鴻偉

插圖：江志強

出版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發行：小太陽有限公司

香港軒尼詩道 500 號興利中心十樓

5-7956789

印刷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一九八五年五月

定價：每本港幣十八元

出版書號：85022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© Publications (Holdings) Limited. 1985

目 錄

霧夜

1

刀尖之愛

71

尅夫

137



霧

夜

夜晚，他用手電筒向廢料場照射，
赫然見一雙眼睛，那是一雙嫵媚的眼睛

……

星期天。

人們打開報紙，就見到四個驚人的標題字：

布袋裸屍

新聞說，在港島西區一個山坡下的廢料場中，一個倒垃圾婦人發現一個布袋，她好奇地打開一看，裏面赫然是個全身赤裸的女人，已經氣絕多時。倒垃圾婦人嚇了一驚，急忙報警。警方人員抵達現場，檢查附近地區，並無這女子的衣服和鞋襪，初步判斷女子是在他處被殺，兇手把屍體移來此處的。

死者很年輕，約二十一、二歲，眉目娟秀，身材苗條，顯然是個摩登女性。醫官檢查過，死者並非處女，但在死前却未發生性行爲。換句話說，她不是被強姦而致死的。

警方呼籲市民如有女子失蹤的，立即報案，以便確證死者的身分。

在一家報社中負責採訪這新聞的記者名叫姚達。星期六午夜，他接到綫報，飛車趕赴現場。那是一個多霧的夜，他抵達時，警方人員也剛到達不久，姚達見到女屍的全貌，還攝下幾張照片。他覺得這女郎皮膚白皙、身材健美，相貌也是很可愛

的，在這個年齡就被人害死了，真是可惜。

第二天，案情有了新發展。一個舞女見了報章的圖片，向警方報案，說死者是她的姐妹，名叫鳳萍。她們同在「心殿舞廳」任職，所以認識她。

報案的舞女名叫徐阿蜜。警方帶她去認屍，她見過後，更肯定地說：「不錯，正是她。」

鳳萍的居址也找到了，她獨身居住，那層三百多尺的房子是她向人租賃的。屋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線索能協助破案。舞廳經理說，鳳萍很圓滑，不會得罪人。她的經濟情形不差，沒有錢銀纏轆。雖然很紅，但並無親密的男友。要說是桃色事件，也不像。

姚達也到過鳳萍的住宅，在她的閨房內有一張大照片，掛在牆上，照片裏的她含情脈脈，宜喜宜嗔。姚達愈覺得她死得不值。在她相下喃喃禱祝道：「我願意徹底調查，協助警方把兇手找到，如果你在泉下有靈的話，請給我一點啓示。」

默禱完畢，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，只覺那照片中女子微微一笑，他怔了一怔，再看那照片，又不覺得怎樣，那照片本來就是露出笑容的。

案情發生後的第三晚，姚達適逢休假。他左右無事，便開車到西區發現裸屍的現場處，想再觀察一下，有沒有微小的綫索，可供追尋。

他先看看附近的地勢，推測兇手爲什麼會把屍體送到這裏來。再用手電筒在廢料場四處照射，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。

那邊有六七個電油桶橫放在那裏。姚達用手電筒向電油桶堆聚的小縫隙中射去，赫然發現什麼東西，令他大吃一驚。

那是一雙人的眼睛，當他從電油桶的這邊望過去時，那雙眼睛也從那邊望過來，雖然只一刹那，那眼睛已閃開了，但姚達確信那是一對眼睛，而且像是一對女性的眼睛。

「難道是鬼？」姚達微微打了一個寒顫。

如果是鬼，最好向她打聽兇手是誰，還害怕什麼？姚達這樣安慰自己。

他硬着頭皮，向電油桶那一方走過去。用手電筒向那邊一照。哪裏有人，連鬼影也沒有一個！

姚達心裏在發毛。

突然，一個聲音在他身後嬌斥道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姚達幾乎給嚇得仆倒在地上，他強自鎮定一下自己，回頭望去，見有一個女子，身材瘦瘦長長，兩隻眼睛很大，或許就是剛才那雙眼睛，但無論如何，這人是鬼魂，她和死者的容貌不相像，但是她手上有一枝鎗，不知是何方神聖。

「舉起手來，你沒聽見我的話嗎？」那女子斥道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，爲什麼那樣兇？」姚達問。

「應當是阿姐來問話，輪不到你。」

姚達發現她那枝鎗似乎是真鎗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還是舉起手來了。

那女子先在他身上搜查一下，看看有沒有武器，然後把他的手電筒接收過去，對他的臉一照道：「你到這裏來幹什麼？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姚達一時不知該說什麼理由。

「是不是爲了那女裸屍？」

「正是，你……怎麼知道？」

「哼，凡是兇手都喜歡重到現場觀察一下，阿姐已在這裏等候你多時了。」那女子

聲色俱厲。

「我不是兇手，誰說我是兇手？」姚達大聲抗辯。

「不是兇手，到這裏來幹嘛？」

「你不是兇手，爲什麼你也來？」

那女子自知理虧，一時爲之語塞。但她仍然惡狠狠地道：「不要狡辯，跟阿姐回去差館再說。」

「你憑什麼拉人？」

那女子左手拿出一張膠咭揚了一揚，道：「女偵探！」說完取出手銬來，扣上姚達的手，把他帶走。

在警署中，姚達說清楚自己的身分。

「我因爲替那死者不值，所以到廢料場去，想找尋多些綫索，助警方破案。」他解釋說。

「世間上哪有這樣熱心的記者！」那女警探道。

現在，姚達看清楚她的五官了，倒也相當清秀，兩眼特別大，惹人好感，不過

她說話兇霸霸的，就是叫人不服氣。

「阿小，不要太緊張，這人看來不像兇徒。」那詢問的警官對女警探說。原來她叫「阿小」，不知是真名還是綽號。

姚達又答了幾句問話，終於由報社派人把他保釋出去了。

這件事情本已告一段落，但姚達還是念念不忘替舞女鳳萍伸冤。他繼續去訪問「心殿舞廳」的舞女，希望能得到一鱗半爪的綫索。

一天他訪問一個綽號「浪妹」的舞女，無巧不成話，在「浪妹」的家中，早已有一個座上客，那便是女警探阿小。

她今天穿的是一套淺藍色衣裙，樸素而可愛，但是她一開口，就粗霸霸的，破壞了一身文靜的裝束。

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咦，你能來，爲什麼我不能？」姚達反唇相稽。

「我在查案。」

「我找『浪妹』聊天，我們是老相好。」姚達故意吹牛。

「嘻嘻嘻嘻……」浪妹笑起來：「你們是不是一雙情侶，一見面就吵架？」

「誰跟他是……」阿小臉上一紅，沒有說下去。

「我聽人說，愈是吵架的人愈容易做夫妻，這叫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』。」

「閒話少說，你說鳳萍在死前三天有一個什麼樣的客人？」阿小把話題扯開。

「是一個面孔瘦長的男人，神經質，不大說話……」浪妹回憶道。

「你怎麼會注意到他？」

「是鳳萍在休息間告訴我的，她說：『真討厭，那個男人，你對他說十句話，他才答你一句！』我說：『你不要睬他好了。』她說：『不行，這人出手很豪闊。』我說：『那就只好『跪地餵豬糞』啦。』她笑說：『可不是！』」

「當晚，她有沒有陪那男人上街？」阿小很留心地问。

「有。不過，那不是出事的一晚。第二晚，還見鳳萍上班，一切沒有什麼兩樣。」

「出事那一晚鳳萍有沒有上班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這就是關鍵了。也許那男人約她到什麼地方去。我問你，鳳萍平日易不易答應客人的要求？」

「嘻嘻，什麼要求？」浪妹明知故問。

「就是男女間那種要求……」阿小臉上又是一紅。姚達冷眼旁觀，想不到這個出口粗魯的女探，却時時會怕羞。

「看對方出不出得起錢啦，」浪妹聳聳肩道：「出得起錢，誰也不在乎，反正女人也要找男人的。不是嗎？」浪妹格格笑起來。

再問下去，浪妹有點問非所答，已沒有什麼收穫了。

阿小叮囑她，如再見那個男人，立即打電話到警署告訴她。說完向姚達白了一眼，便逕自離去。

姚達和浪妹的說話不同，他道：「我一連幾晚都在做夢，夢見鳳萍來找我，說她死得好慘，要我們把兇手找出來，代她伸冤。」

「她爲什麼會向你報夢？」

「我在她照片下默許過這個心願，一定要替她復仇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你要知道鳳萍平日有些什麼客人，你常常到舞廳內，我會告訴你。」

「一言爲定。」

從這天起，姚達無事便會到心殿舞廳小坐，找的總是浪妹。浪妹有時指指點點，說「這個客人以前就是鳳萍的」、「那個男人以前邀過鳳萍出街」之類，姚達細心注視，他直覺上不相信那些人是兇徒。倒是那個嫌疑最大的神經質的漢子一直沒有上來。

一天夜裏，霧很濃，和上次鳳萍遇害的夜晚一樣。

姚達在報社正寫完一段新聞稿，向窗外望去，心中忽有感觸：今晚不知又有沒有女人遇害？

凌晨一時半，報社的電話鈴響了：「在山頂的一棵樹上發現一具女屍，是用繩索吊死的……」

姚達霍地站起，口上叫道：「又是一宗……」

他不待報社吩咐，自告奮勇駕車前往。到達現場時，見女警探阿小正和其他人在觀察那女屍。姚達趕到時，阿小恰巧擡起頭來，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，不期然地都像在說：「你又來了。」

那女屍看來很年輕，身上穿一件綠色裙子，但沒有穿下裳，也沒有鞋襪。經過檢查後，發現沒有被污辱的痕迹。

死者臉上的表情很平淡，看來她在被掛到樹上時已經死去。這顯然是一宗謀殺案，不是自殺案。

第二天，死者的身分清楚了，她的父母往認屍，哭得死去活來。她名叫鍾寶寶，是個超級市場的售貨員，才出來做事七個月，父母親說她很乖，沒有男朋友，也沒有感情糾紛，真不知她怎樣會被人害死。

姚達趕去超級市場訪問，上下人等都問過了，凡認識鍾寶寶的人都說她是一個好女孩，和她父母所說的大致相同。只有一個女售貨員說，最近有一個來買東西的貴婦人常和寶寶搭訕，她們似乎很熟，這是唯一的疑點。

姚達剛走出超級市場，女警探阿小駕部小汽車來了，姚達向她揮揮手打個招

呼。阿小皺眉道：「怎麼我去的地方總瞧見你？」

「這是自由世界啊。」姚達聳聳肩道：「再見。」

「慢點，今天有沒有問到什麼『料』？」阿小問。

「有一點，如果你請我喝茶，可以告訴你。」

「走吧，誰請誰喝茶沒有關係。」

姚達見她真的邀請自己，倒有點出乎意外，走到她的車廂前座上坐下。阿小立即開車，她的駕駛技術並不高明，橫衝直撞的，大概剛學會開車不久。

「我們到哪裏去？」他問。

「前面有一家咖啡室，很靜，我們可以談談。」話聲未了，她的車子已「吱」的一聲，停在一家咖啡室門前。

阿小今天穿的是牛仔褲，纖腰一握，楚楚可憐。姚達心想：在警察隊伍中，她可當選警花而無愧了；可惜脾氣大一點，誰敢娶她做老婆？

他們在咖啡室坐下來。姚達把他所獲的全部資料告訴了她。有些是阿小已經知道的，她只對那個與寶寶搭訕的貴婦人感到興趣，可惜沒有人知道她住在哪裏。談